

寻踪「老爸茶」

■ 李军



2021年3月17日·海口市琼山区府城一露天老爸茶店,市民在大树下休闲,好不惬意。

特约记者 龙泉 摄

【编者按】

提起“老爸茶”,几乎每一位海南人都知晓,琼北海府地区随处可见的老爸茶店,还吸引不少岛外游客前去消费体验。

日前,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发布海南省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推荐申报的公示,其中就有海南老爸茶习俗。

作为一种独特的地方饮食文化现象,“老爸茶”所承载的社会学意义,已经引起专家、学者的关注和研究。

百年前琼侨带回的“时尚”

关于“老爸茶”的起源,据陈铭枢编纂的民国《海南岛志》记载:“海南人习于航海,故侨居海外者多……其所至之地曼谷、新加坡、香港三埠最众多,海防、爪哇及马来半岛次之,所营以旅馆、酒肆、茶室、制鞋、缝衣诸业为特夥(伙)……”

又如已故琼籍民俗学家王兴瑞、岑家梧的《琼崖民俗及其他》中也提到:“然近十余年来,琼崖与外交通发达,滨海各区,都市林立,喝茶之风,随之而至;南洋一带之华侨,尤有饮咖啡之风,习俗所染,内地亦交相竞效,于是茶馆应运而生,市镇之所,茶肆少则三数间,多则十余间,当墟日,茶楼常座上客满,地无空隙,肩摩踵接,熙熙攘攘。茶有时茶,龙井菊花……之类。有西茶,如咖啡、牛乳、红茶、略略……之类。食物有大包、小包、鸡蛋粒……之类。”

由此可知,“老爸茶”是西风东渐的舶来品,这种饮茶方式是琼籍华侨从东南亚带回海南的。结合相关资料推断,“老爸茶”应该是清代末至民国初期传入海南的,迄今已有百余年的历史。

北京师范大学刘仕刚博士后读博时,曾到海口市琼山区挂职,对“老爸茶”现象进行调查、研究,并发表论文,介绍“老爸茶”在海南的发展和演变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世纪末至新中国

成立前,彼时老爸茶店的前身——西式茶店出现。当年,海口因市政建设、拆城扩街之需,政府吸引了一些琼籍华侨回乡投资,从南洋各国回来的华侨带回资本的同时,也将他们在东南亚一带养成的生活习惯,其中包括饮茶习惯带回海南。他们陆续在如今海口的中山路、长堤路、得胜沙路等建起了几条骑楼街,经营起西式茶店。

第二阶段为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此时西式茶店转向国营茶店。新中国成立以后,海南特别是海口市和相邻的原琼山县府城(简称为“海府地区”)的西式茶店都采取公私合营的方式或者被收为国有。20世纪70年代末期,国营西式茶店几乎占据了整个海



2018年11月25日,世界小姐在海口老街参观游览,体验“老爸茶”文化。

特约记者 龙泉 摄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刘禹锡)“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正是橙黄橘绿时。”(苏轼)分别描写秋高气爽的美景,读后令人心情愉悦,回味无穷。其实,元曲里的秋韵也别样地令人陶醉。

秋雨。关汉卿的《大德歌·秋》:“风飘飘,雨潇潇,便做陈抟也睡不着。懊恼伤怀抱,扑簌簌泪点抛。秋蝉儿噪罢寒蛩儿叫,渐零零细雨打芭蕉。”以秋风飘飘、秋雨萧萧、蝉噪蛩鸣、雨打芭蕉、长夜难眠写出了女主人公寂寞愁苦的感情,“懊恼伤怀抱,扑簌簌泪点抛”直接描写了女主人公因愁苦之极而伤心落泪的懊丧之情。

秋思。周德清的《阳春曲·秋思》:“千山落叶岩岩瘦,百结柔肠寸寸愁,有人独倚晚妆楼。楼外柳,眉叶不禁秋。”此曲妙在将自然之秋与思妇心中之愁巧妙结合。柳叶似眉,愁眉似柳叶,千山落叶牵起独倚妆楼女子的寸寸愁肠,情与景交融为一。

秋水。郑光祖的《蟾宫曲·梦中作》:“弊裘尘土压征鞍,鞭倦裹芦花。弓剑萧萧,一径入烟霞。动羁怀,西风禾黍,秋水蒹葭,千点万点,老树寒鸦,三行两行,写高寒呀呀雁落平沙。曲岸西边,近水涸

鱼网纶竿钓膳,断桥东下,傍溪沙疏篱茅舍人家。见满山满谷,红叶黄花。正是凄凉时候,离人又在天涯。”西风瑟瑟,秋水荡漾,禾委离离,臻葭苍苍,老树上落着无数寒鸦,天空里飞着几行归鸿。在苍茫的暮色里,乌鸦聒噪着,已经归林,雁群也叫着,直落沙滩。游子却拖着倦乏的身子在旅途跋涉。这时,游子慢慢接近了一个荒野的小村,看到在曲曲弯弯河岸西边靠近水涡的地方,只见渔夫有的在岸边撒网,有的泛着小舟在河心垂钓,在断桥东边靠近溪流的旁边,有星星点点的几处疏篱茅舍。抬头眺望,只见满山红叶,满谷黄花。现在已值凄凉的天气,游子却依然漂泊在天涯。

秋林。如白朴的《天净沙·秋》:“孤村落日残霞,轻烟老树寒鸦,一点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白草红叶黄花。”太阳渐渐西沉,已衔着西山了,天边的晚霞也逐渐开始消散,只残留有几分黯淡的色彩,映照着远处安静的村庄是多么的孤寂。轻烟淡淡飘向空中,几只乌鸦栖息在佝偻的老树上,远处的一只大雁飞掠而下,划过天际。远处一片青山绿水,白草、红叶、黄花互相夹杂,好一幅色彩绚丽的秋景图。又如王实甫的《西厢记·长亭送别》:“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

府地区。这个时期国营西式茶店有宝岛茶店、椰林茶店、红旗茶店、红岛茶店、工农兵茶店、朝阳茶店、海岛茶店、永红茶店、大众饭店和琼州茶楼等。

第三阶段为改革开放至今,国营茶店走向民营老爸茶店。改革开放以后,海府地区的国营茶店慢慢地减少,个体经营的茶店逐渐兴起,如今私营茶店已完全取代了国营西式茶店,且经营的品种较之前也丰富了许多,同时茶的角色也开始发生变化,由主角逐渐转变为配角,取而代之的是各式各样的小吃。

遍布街巷的人文景观

从改革开放至今,海南“老爸茶”发展迅猛。它是海南人的一种认知符号,一种精神寄托,俨然成为海南人生活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如今,在海府地区的大街小巷,都有老爸茶店的身影,布局较为合理,能满足各个消费群体的需求。如临近热闹大街的老爸茶店,一般都装修豪华、气派,以高端消费为主,满足追求高品质生活人群的需求;中、小街道的老爸茶店一般以满足工薪阶层及普通游客等群体的需求为主;而在背街小巷甚至老旧居民区里,也有老爸茶店,以满足低收入人群及弱势群体的需求为主。

现在,海府地区比较出名的部分老爸茶店有新埠岛金水门老爸茶店、水巷口老街文化茶店、大同路琼菜坊老爸茶店、海府路假日一品老爸茶店、文明中路龙兴坊恒兴发茶店、府城中山南路百味泉老爸茶店、府城兴丹路云顶茶楼、府城高登东街静品老爸茶庄和府城福地街福地茶店等等。

老牌的老爸茶店也焕发出新的活力,如20世纪80年代就出名的恒昌老爸茶店,以连锁的方式遍布海府地区的大街小巷;而90年代异军突起的龙泉老爸茶店,也在海府地区的大街小巷占有席之地。

老爸茶店是海南人劳作间的“驿站”,是一道人文景观,更是海南省井百姓生活的一面镜子,它也反映了世间百相,折射出民众的生存状态,“老爸茶”已成为海南人的一种生活方式。

海南省井文化的缩影

有人曾问,海南“老爸茶”为何百余年来经久不衰,越来越受人们的欢迎?答案是海南“老爸茶”根植于民间,是得到老百姓认可和依赖的一种生活常态,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如今的海南“老爸茶”代表的是一种文化认同,它催生了海南独特的地方特色饮食文化——“老爸茶”文化的产生,这种文化也是海南省井文化的缩影。

从事旅游资源与产业经济研究的三亚学院教师欧阳元,对此也作过深入探讨,并发表了题为《海南老爸茶文化在社区管理及生态旅游产品开发中的应用研究》的文章。他认为海南“老爸茶”现象存在着它的文化价值,具体表现为四个层面。

首先是解疲缓压,氛围和谐。老爸茶店经营条件简易,可接受度高,具有很好的群众基础,离家门口较近,闲暇空余三五好友相聚茶店。在那里,茶客们还能快速寻找到自己的目标伙伴并融入其中进行交流。

其次是价值观兼容并包。茶客们喝着茶,伴随着敏捷的思维,在自己关注的领域表达自己的观点,言语间顺畅地传播着自己的价值观。老爸茶店给茶客们提供了一个兼容并包的人生舞台。

再者是三教九流,谈天说地。老爸茶店的茶客身份众多,有退休人员、居民、教师、医生、律师、商人、私营业主、个体户、自由职业者等等。人们谈天说地,上到国家大事,下至家庭琐事,都是聊天的话题,在茶店里谈论的话题十分广泛。

再就是沟通无间,易解矛盾。茶客们除了到茶店休闲、解渴之外,也会以茶会友,渐渐地形成了一种非正式的交流沟通方式。如街坊邻里、亲朋好友、家庭成员有些矛盾或争议,老爸茶店是调停解决的较佳场所。

(作者单位:中共海口市琼山区委宣传部)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从海口市区出发,驱车约20公里便可抵达云龙镇。这里风光秀美、古韵犹存,南渡江水如同一条玉带,蜿蜒绕过一座享誉琼岛的奇山——陶公山。

陶公山占地4000余亩,没有陡峭的山峰峻岭,最高点海拔只有70米,由衡、思峒、光螺、居碌、居林等五岭递相拥护,远看如同一条卧龙蜿蜒着伸向南渡江边。此山土壤肥沃、植被茂盛,四周可见良田万顷、碧野苍翠。正德《琼台志》对其地形有所描述:“山下有巨潭,合外三十六曲水,达大江,其西有苍巡洞,中有二井。”由此可知,陶公山的构造有多么玄妙灵动。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陶公山很好地诠释了这一句诗:据传,古时有位陶姓老人在这里修道成仙,“陶公山”之名由此而来。而后,又因道家经典《云笈七签》将其列入“风水宝地”名录——全国共有72处,海南仅此一处,更是令其声名远扬。

千百年来,陶公山多被文人雅士吟诗颂赞。如明代进士郑廷鹤曾作《陶公福地》:“五岭迢迢拥福山,陶公盘郁海云间。寒潭夜雨苍龙吼,曲水春风彩凤还。竹径石边看独塔,草亭峰外送双鬟。仙台不秘长生药,蒲松松花可驻颜。”寥寥几句,引人遐想,美不胜收。

除了有文人雅士为其著诗撰文,陶公山还有唐胄、许子伟等达官贵人慕名而来。来做什么呢?万历《琼州府志》有载:“争卜墓于此”。原来,正是因为陶公山有“风水宝地”之盛名,让他们认为,百年之后若能葬身于此便能福佑后人。于是,陶公山“顺理成章”地成了海南古代名人的聚葬之地。

如今,从云龙镇向西南方向进入坡仑村,我们还能看到修葺一新的唐胄墓址。整座墓园倚坡而建,庄重肃穆、视野开阔,面向南渡江、背靠陶公山,历经岁月沧桑仍然彰显古朴庄严之气派。1994年,唐胄墓被海南省政府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每年清明节都有岛内外的唐姓后裔前来祭拜,焚香点烛以缅怀先祖的恩德,来人络绎不绝的场面不可谓不壮观。

说到坡仑村,这是陶公山下较早有人在此定居的古村落,目前村民们大多已迁出古村,外出谋生。但是,古村内仍然保存着许多古树、古宅、古井、古道等。村前立有一座黄氏宗祠,海南第一个农会组织就是在村里成立。这段发生于1926年3月的红色历史被写进了《琼山县志》,坡仑村也因此被列入革命老区村庄名录,在陶公山下推动着新的发展,续写着新的传奇。

■ 阎泽川

“姓”可以追溯至远古的母系氏族社会,那时的民族成员只知有母不知有父,望“字”生义,“姓”字正是人人皆女性所生之意。

古人为使自己与别的氏族有区别,更为了防止近亲婚配的不良后果,每个氏族大多采用与生产活动关系密切的动植物等作为本族的标志,这就是图腾。“姓”由此而生,它清楚地表明同一个姓的都是同一祖母的子孙后代,能起到“明血缘,别婚姻”的作用。不少从女子旁的姓,如姚、姜、姬等,就是从那时传下来的“女姓”。

进入父系社会后,它转而表明父系的血缘关系,因为人口增多,姓的支派也增多,产生了一系列的“氏”。当时的父系家长普遍称“氏”,如尧称陶唐氏。进入阶级社会后,贵族男子才能称氏,用以“别贵贱”,贵族女子仍称姓,用以“别婚姻”。

周代是古代文化体制化的重要时期,对姓和氏的产生制定了一套严密的制度。一般诸侯以受封的国名为氏,如虞、夏等;卿大夫以封地为氏,如崔、鲍等;还有以居住地为氏的,如百里、柳下等;还有以官职为氏的,如史、司马等。

姓与氏相别的制度一直沿用到战国后期,这个时期,社会发生剧烈变动,许多旧贵族没落了,有的还沦落为奴隶,这时表示贵族身份的氏已无存在的必要了。秦汉以后,姓与氏不再是贵族的专利,平民也开始从无姓到有姓,此后姓与氏合二为一,与现代差不多,都是沿袭父辈一代代传下去象征血缘关系的标志。



投稿邮箱 382552910@qq.com

「元曲」里的七种秋韵

■ 汪志

秋雨。关汉卿的《大德歌·秋》:“风飘飘,雨潇潇,便做陈抟也睡不着。懊恼伤怀抱,扑簌簌泪点抛。秋蝉儿噪罢寒蛩儿叫,渐零零细雨打芭蕉。”以秋风飘飘、秋雨萧萧、蝉噪蛩鸣、雨打芭蕉、长夜难眠写出了女主人公寂寞愁苦的感情,“懊恼伤怀抱,扑簌簌泪点抛”直接描写了女主人公因愁苦之极而伤心落泪的懊丧之情。

秋思。周德清的《阳春曲·秋思》:“千山落叶岩岩瘦,百结柔肠寸寸愁,有人独倚晚妆楼。楼外柳,眉叶不禁秋。”此曲妙在将自然之秋与思妇心中之愁巧妙结合。柳叶似眉,愁眉似柳叶,千山落叶牵起独倚妆楼女子的寸寸愁肠,情与景交融为一。

秋水。郑光祖的《蟾宫曲·梦中作》:“弊裘尘土压征鞍,鞭倦裹芦花。弓剑萧萧,一径入烟霞。动羁怀,西风禾黍,秋水蒹葭,千点万点,老树寒鸦,三行两行,写高寒呀呀雁落平沙。曲岸西边,近水涸

鱼网纶竿钓膳,断桥东下,傍溪沙疏篱茅舍人家。见满山满谷,红叶黄花。正是凄凉时候,离人又在天涯。”西风瑟瑟,秋水荡漾,禾委离离,臻葭苍苍,老树上落着无数寒鸦,天空里飞着几行归鸿。在苍茫的暮色里,乌鸦聒噪着,已经归林,雁群也叫着,直落沙滩。游子却拖着倦乏的身子在旅途跋涉。这时,游子慢慢接近了一个荒野的小村,看到在曲曲弯弯河岸西边靠近水涡的地方,只见渔夫有的在岸边撒网,有的泛着小舟在河心垂钓,在断桥东边靠近溪流的旁边,有星星点点的几处疏篱茅舍。抬头眺望,只见满山红叶,满谷黄花。现在已值凄凉的天气,游子却依然漂泊在天涯。

秋林。如白朴的《天净沙·秋》:“孤村落日残霞,轻烟老树寒鸦,一点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白草红叶黄花。”太阳渐渐西沉,已衔着西山了,天边的晚霞也逐渐开始消散,只残留有几分黯淡的色彩,映照着远处安静的村庄是多么的孤寂。轻烟淡淡飘向空中,几只乌鸦栖息在佝偻的老树上,远处的一只大雁飞掠而下,划过天际。远处一片青山绿水,白草、红叶、黄花互相夹杂,好一幅色彩绚丽的秋景图。又如王实甫的《西厢记·长亭送别》:“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

秋花。马致远的《青哥儿·九月》:“前年维舟寒濑,对蓬窗丛菊花开。陈迹犹存戏马台,说道丹阳寄奴来,秋无奈。”西风瑟瑟,吹白的野草,吹秃了树枝,落叶满地,漫野枯黄,草木渐次疏朗,繁复趋于简洁。